劎笑

劒筴第二十三卷

立義篇凡三十七事 凡五十二條

劒抑馬

延陵劒

承劒

劒盟

不盟劒

操劒自娶婴

帶劒奪函䖝

手劒殺赤眥

後劒

辭劒

劒去州

劒爲友

義劒納喪車

劒價

楊修劒

劒義，

僞懷劒

劒雁烈

請代劒

劒吏、

舊劒代管平

劒額

席下劒

劒捍齊文宣

劒斂節

許虞侯劍効

隸人捍劒

埋劒

劒僕

劒筴第二十三

閩晉錢希言譔輯　雲間范允臨訂正　臨川鄭元昭授録

立義篇

首陽延陵風高千古後有興者厥幾爭烈

筴曰無欺志無倍言故能敦誼明信以成其仁不者徒博名高耳以余所聞古昔賢豪義至高或許身或許心其於事之成敗雖各逕庭然均之乎不負匣中三尺者也易不云乎二人同心其利斷

金彼夫悠悠之徒始非不刎頸相慕而後乃背棄則豈非以二心故共若乃姆妾隸卒初非有得於經傳師友誦說之素而亦能慷慨引決以身殉主愛其志甚于愛其生此不獨成于感激蓋得之天性然歟詩曰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又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斯蓋形管與青緗並汗矣筴立義

𠢐扣馬

武王伐紂者武王之所作也武王興師伐紂伯夷叔齊援𠢐扣馬曰父死不葬而爭天下非孝也執贄而事之舉兵而伐之非義也武王以告太公望太公望曰循大行者不顧細禮立大功者不恤後徵遂剋殷誅紂於牧野於是天下晏然萬民歡欣武王援琹而歌之大周正樂

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首陽山在河東蒲阪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史記

延陵劍

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王餘祭四年吳使季札聘于魯請觀周樂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於是乃解其珽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

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史記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珽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于晉反則徐君死于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珽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

劒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劒僞心廉者不爲也遂脱劒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劒于是季子以劒帶徐君墓尌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劒兮帶丘墓 劉向新序

徐偃王之異言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

不祥棄之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曰鵠倉獵于水側得棄卵銜之以來歸獨母以爲異覆煖之遂成兒生時偃故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昔之徐中今見有狗襲焉偃王治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導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得天瑞遂因名爲號自稱徐偃王

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之遣使至楚令伐之偃王愛民不鬭遂爲楚敗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者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山上立石室廟有神靈民人請禱焉依文卽事似有符驗但世代綿遠難以詳矣今徐城外有徐君墓昔延陵季子解劒此所謂不違心許也水經注

宿預州縣水南大徐城古之徐國城北徐

君墓季札解劍挂劍則斯地也 郭緣生述征記

徐君廟在泗州徐城縣西南一里即延陵季子挂劍之徐君也 括地志

陳陰鏗詩 偃松將古墓年代理當深縣劍今何在風楊空自吟

承劍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 公卅士 與貙相惡相惡乃譖

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曰

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遂爲大司馬良子謂華登

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

司馬則如亡君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死如可逃何

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公懼使侍人召

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告司

馬使逐貙也飲音於鴆反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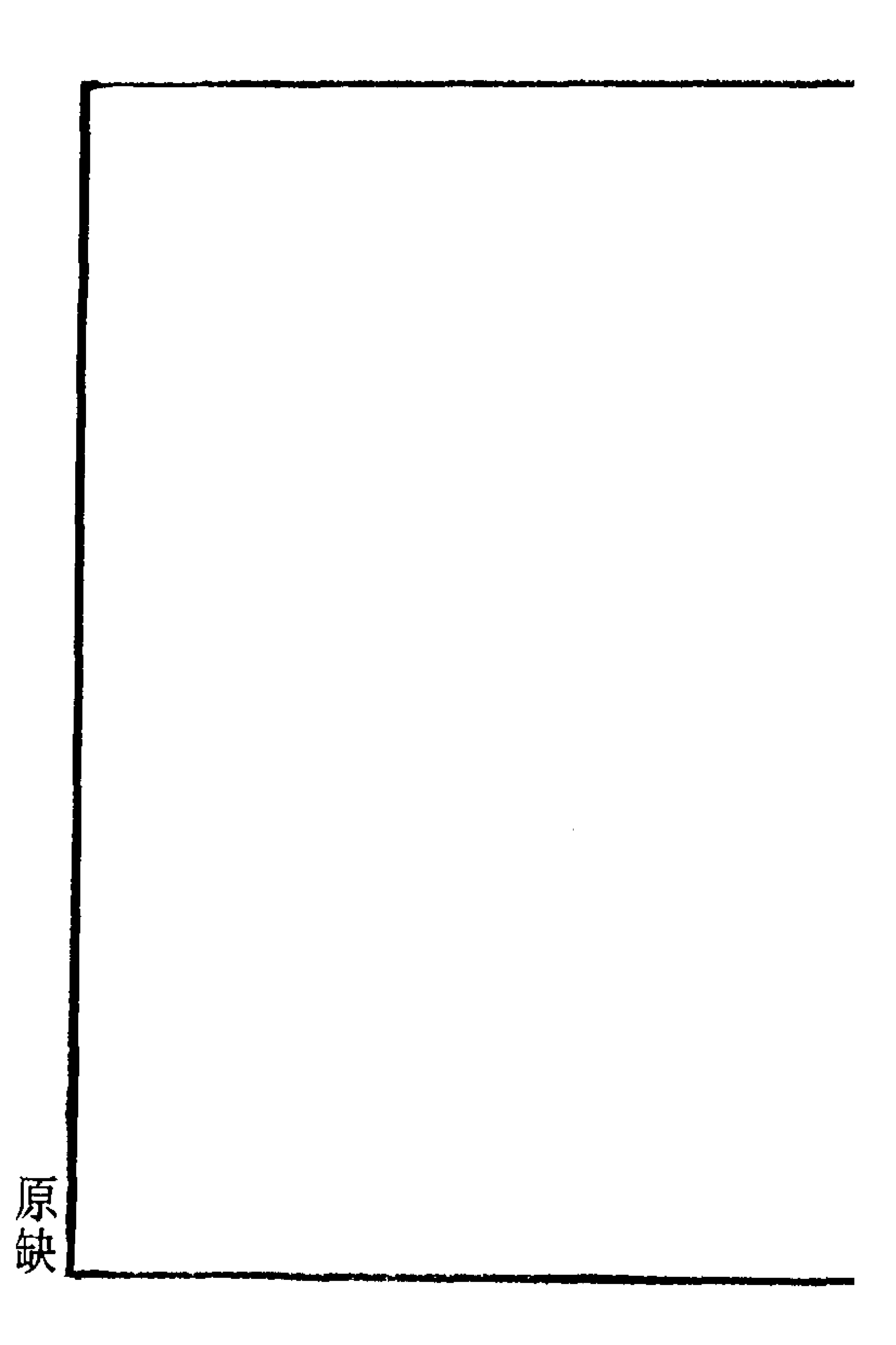
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

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酧之（酧酒幣也）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張匄尤之（張匄華貙臣尤怪賜之厚）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劒而訊之（子皮華貙訊問也）宜僚盡以告（告欲因田以遣之）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左傳）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

氏之亂于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晉人謀襲鄭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于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

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它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



原缺

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刦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

毋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
何不胄乃胄而楚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
人望君如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
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大有奮心猶將旌君
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
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
子高曰微二子楚不國矣弃德從賊其可
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

奔山而繼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渚宮舊事）

市南宜僚楚人也姓熊白馬爲亂使石乞告之不從承以劒僚弄丸不輟會侯問曰吾學先生之道勤而行之然不免于憂患何也僚曰君今能刳形洗心而遊無人之

野則無憂矣［陸康高士傳］

劒盟

石乞將盟屈盧援劒而屬之盧曰詩有之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覆國求福于盧可乎且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死故上知天命下知神道其有可刼乎子胡不推之乞乃内其劒也［渚宮舊事］

不盟劒

崔杼弑莊公立景公杼與崔封相之刼諸將軍大夫及士庶人于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埳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劒而入獨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劒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

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歎曰崔子無道弒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子曰子變子言齊國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在脰劒在心惟子圖之晏子曰刼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天討乎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

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野命懸于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晏子春秋〕

操劒白晏嬰

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梱蒲葦織屨以

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説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閒晏子見疑于齊君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illegible]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適之也晏子

日見疑于齊君將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説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伉當也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劒奉笥而從造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

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已也曰晏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呂氏春秋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閒晏子見疑于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

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逡巡而退因

自殺也景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

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

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歎曰嬰

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說苑

漁丈人縱劒

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大子建建有子名勝

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照照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

巳夕兮予心憂悲月巳馳兮何不渡爲事寖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潯（潯當作尋四尺曰仞倍仞曰潯）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飢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爲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于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

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爲
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
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
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中
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
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
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
子急去勿留且爲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

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于默何用姓氏爲子爲蘆中人吾爲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誡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巳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吳越春秋

荊平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而幷殺子

尚子胥聞之即從橫嶺上太山北望齊晉
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被山帶河其民重
移于是乃南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
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
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
于蘆之碕子胥即從漁者之蘆漪日入漁
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為不
出船到即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

曰子之姓為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邦之賊者我也報荆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為子胥即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購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荆平王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劍為漁者渡于千斧之津乃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

毋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即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無洩也子胥遂行越絕書

五貟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多知將鬪所以自寡也其王俗主也不足與舉舉猶謀也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欲令之吳也

五員再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于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絶江也（絶過也）問其名族（族姓也）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荆禮〕侯、執圭言爵之爲侯也擔萬石也）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乎五員過於

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奚不有為也而無以為為矣何不有為言無不為也江上丈人無以為乃大有于五員也故曰而無以為也而無以為之名不可得而聞聞知也身不可得而見其惟江上之丈人乎呂氏春秋

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

無舟而楚人購負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劒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劒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劒為不受而別莫知其誰員至吳為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惟江上丈人乎贊曰笑辭星劒意進鮑魚匆匆告別安用名為皇甫謐高士傳

橋下劒

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巳者死女爲說巳者容吾其報智氏之仇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巳死

無後而其臣至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于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仇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爲報仇之深也豫讓曰臣事

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
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
襄子乃喟然歎泣曰嗟乎豫子之爲智伯
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爲計
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
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
寛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
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

非所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戰國策〕

豫讓爲智伯報仇欲刺襄子伏于橋下爲襄子所得使兵環之襄子義之脫附身之衣以與之讓拔劍三躍呼天而擊之衣盡出血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古本戰國策）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何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仇而死以報智

伯則我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刃兵曰欲爲智氏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厲音癩癩惡瘡癩也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癢若癩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若癩耳）吞炭爲啞（漆身

爲癘漱鬚去眉以變其容爲乞食人其妻曰狀皃不似吾夫[illegible]其音之甚類也遂吞炭以變其音也使形狀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以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

者極難耳請令為厲啞也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也言寧為厲而自刑不可求事襄子而行殺則恐傷人臣之義而近賊非忠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于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仇而反委質臣于智伯智伯

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仇之深也
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
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于智伯國士遇我
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
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
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
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
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

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仇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

【唐李白樂府詩】豫讓斬空衣有心竟無成

軹深劎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軹縣之里名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嚴遂字仲子案表聶政殺俠累在烈侯三年烈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年為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與韓相俠累有郤[戰國策]俠累名傀也傀作韓嚴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于朝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是有郤之由也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俠累者至齊齊人

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于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按戰國策作觴近爲得也）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爲聶政母壽曰將用爲夫人麁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禮記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

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者為誰仲

子具告之曰臣之仇韓相俠累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而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尸暴于市政姊榮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史記】

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聶政父為韓王治劍過時不成韓王殺之時政未生

及壯問其母曰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韓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韓王不得走政踰城而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爲厲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將其妻妻對之泣下對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常夢想思見君對妾笑齒似政齒故我心悲而泣也政曰天下人齒盡政若耳胡爲泣乎即別去

復入山中仰天而歎曰嗟乎變容易身欲爲父報仇而爲妻所知父仇當何如復報援石擊落其齒留山中三年習操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馬牛止聽以聞韓王王召政而見之使之彈琴政即援琴而歌之內刀在琴中政于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韓王殺之曰烏有使者生不見其父可得使乎政殺國君知當

及母即自犁剝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知乃梟磔政形體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遂有一婦人往而哭曰嗟乎為父報仇邪顧謂市人曰此所謂聶政也為父報仇知當及母乃自犁剝面何愛一女之身而不揚吾子之名哉乃抱政尸而哭寃結陷塞遂絕行脉而死故曰聶政刺韓王大周正樂

劒不入齊王

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管籥攝衽抱机視膳于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于魯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時鄒君死

齊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劒而死固不敢入于鄒戰國策

劒舞翼沛公

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伯者其字也名纏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以俱去毋特俱死無爲獨與沛公俱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不可

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與伯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所敢取毫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喻小非言其盛籍吏民封府[illegible]待將軍籍謂爲簿籍所以守關者備它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即夜復去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伯還具以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乎且人有

大公擊之不祥不如因善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謝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意不自意謂得然）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動目以諭之）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

君王為人不忍（莊項羽從弟）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汝屬且為所虜莊入為壽（凡言為壽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漢書）

公莫舞今巾舞也相傳云項莊舞劍項伯以袖隔之古人相呼曰公伯語莊云公若害漢王今之用巾蓋象項伯衣袖之遺也

【晉潘岳西征賦】籍含怒於鴻門沛跼蹐而未王范謀害而不許陰授劍以約莊[illegible]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寔要伯于子房

【唐李賀公莫舞歌】方花石礎排九楹刺豹淋血盛銀罌華筵鼓吹無桐竹長刀直立割鳴箏橫楣麄錦生紅緯日炙錦嫣王未醉腰

下三看琗玦光項莊掉節欄前起材官
小臣公莫舞座上真人赤龍子芒碭雲
瑞抱天回咸陽王氣清如水鋏據鋏捷
重束闗大旗五丈撞雙環漢王今日須
秦印絕臏刳腸臣不論

慨劒

項王遣武涉說齊王韓信欲與連和信曰
臣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

楚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玉具之劒臣背叛之內愧于心前漢致異

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淮陰侯白臣故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及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巨闕之劒臣背之內愧於心楚漢春秋

誼劒

漢昭帝時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霍

光召尚符璽郎恐欲變故欲收取符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以此事爲多見重也漢書

劍乖撓

周燕宣帝時爲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繫燕囚家守闕稱冤詔遣掾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

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于府君燕手劒相刃使乃收燕繫獄屢掠楚詞無屈撓當下蠶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 後漢書

帶劒奪璽綬

王閎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

時爲中常侍時侍臣董賢爲大司馬寵愛貴盛閎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王內外恇懼閎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劍至宣德後闥三輔黃圖未央宮有宣德殿闥宮中之門也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閎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閎馳上太后朝廷壯之

手劄死亦着

始隃麋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奏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卿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于家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

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于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爲丞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銷寇賊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劒格死之後漢

後劒

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簒位並弃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

嘉曰速褒夷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于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之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劒而死是時犍爲任永李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于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

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後漢書

辭劍

漢邴原字根矩以喪亂方熾遂到遼東時同郡劉攀亦俱在焉遼東人圖奪太守公孫度度覺之捕其家而攀得免度曰有藏劉攀同誅攀窘逼歸原原曰窮鳥入懷原曰焉知斯懷之可入遂匿之月餘東萊太守

太史子義素有義節原遂以攀付之攀臨去以其手所仗劒金三餅與原原受金辭劒還謂虔曰將軍平日與攀無隙而欲殺之者但恐其爲蠭蠆耳今攀已去而尚拘閉其家以情推之其念毒螫必滋甚矣虔從之即出攀家原以金還之 邴原別傳

劒去州

李善字次孫南陽人也本同縣李元蒼頭

建武中元家奴没佳兒續始生善親自哺養世祖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時以能治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南陽李元墓未至一里乃脫服持鋤去艸及拜墓哭泣甚悲身炊爨自執俎門以脩祭楚國先賢傳

鉏爲友

敬祺字宰朝梓橦人也與邑子侯斐俱學

凉州蔓後爲渤海王象所殺祺仗劒至象家值象病象謝曰君子不掩人無備安有爲友報讐殺病人也祺乃還久之復往殺象由是察孝廉爲灞陵令濟陰相華陽國志

義劒納喪車

戴斌爲郡主簿送故將喪歸鄉里盜吾里人拒之孝子臣吏脫經叩頭求哀終不見聽斌乃投經放縗操手劒瞋目厲聲距踊

而前曰哭不哀者郎君也喪車不前者戴
斌也里人服其義乃內之陳留耆舊傳

劒憤

扶風蘇固為漢中太守張魯遣其黨張修
攻固城里人陳調素遊俠學兵法固以為
門下掾說固守扞禦之術固不能用踰
牆走投南鄭趙嵩嵩將俱逃賊盜固遺嵩
求隱避處嵩未還固又令鈴下偵賊賊得

鈴下遂得殺固嵩痛憤仗劒直入調亦聚其賓客百餘人攻修戰欲讐遂有漢中數害漢使焉華陽國志

燕邠字元侯趙嵩字伯高南鄭人也陳調字元化仲卿孫也邠為刺史郤儉從事使在葭萌與從事董馥張胤同行儉為黃巾賊王饒趙播等所殺邠聞故哀慟說馥胤赴難二千不可邠難曰使君已死用生何

爲獨死之牧劉焉嘉之爲圖象學宮誅覆等嵩事太守蘇固固爲米賊張修所疾殺嵩痛之仗劍直入修營殺十餘人幾獲修死陳調少尚遊俠聞固死聚賓客百餘人攻修大破之進攻修營乃與戰以傷死華陽國志

楊修劍

魏文帝愛楊修才修誅後追憶修修曾以

延劒與帝帝佩之告左右曰此楊修劒也

文士傳

劒義

龐濟字子異初以涼州刺史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敢有臨喪者死不赦濟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泣喪所訖詣猛門懷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勑遣不殺由是以忠烈

閻 [魏志]

龐淯字子異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淯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兵欲來縛淯猛聞之歎曰猛以殺刺史爲罪此人以至忠爲名如又殺之何以勸一州履義之士耶遂

勑遣不殺聽使行服由是以忠烈聞太守徐揖請爲主簿後郡人黄昂反圍城揖弃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于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揖欲伏劒二郡感其義遂爲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收淯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魚豢魏畧

僞懷劒

魏典韋陳留己吾人也形貌魁梧膂力過

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讐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爲豪傑所識初平張邈舉義兵上軍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

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好酒食飲啖兼人每賜食于前大飲長歠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軍中爲之語曰帳中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　魏書

劒挺烈

晉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年十三能屬文蚤知名師事譙周周稱爲子貢性方亮嚴

整待士無倦輕財好世不營產業仕蜀爲太子舍人再使于吳吳人稱焉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拜憲領軍爲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邊江長吏皆弃城走憲斬亂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脣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吾寧當爲降

虜乎于是繕甲完聚厲以節義士皆用命卒又使步協西征又遣陸抗助協憲距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大半或勸南出牂牁北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既不能存急而弃之君子不爲也畢命于此會荆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又賜以玄玉珮劍卒追封

西鄂侯謚曰烈 襄陽耆舊傳

請代劒

劉平爲彭城吏龐萌反攻郡刺史孫萌平冐刃伏萌上請以身代賊劒乃止萌中瘡氣絶饑求飲平以巳瘡血飲之

劒吏

湞陽令羊嗣貪而不治縣功曹史共逐嗣嗣饒鬚乃以嗣內羊闌中始興太守尹虞

聞之大怒手劒功曹晉書

奮劒代管平

劉敏元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至滎陽爲盜所刧敏元巳免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寠無子依敏元爲命諸公若欲役之老不堪役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

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斂元曰吾不放此
公憂不得汝乎斂元奮劒曰吾豈望生乎
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哀矜之
吾覩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
以身代諸大夫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靦
面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盜長曰夫仁義何
常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咏盛德柰何畜
此人以損盛美當爲諸君除此人以成諸

君倘王之業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乃俱免之（晉忠義傳）

劒額

初呂光欲立呂弘爲世子會聞呂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于紹密告呂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摠攝內外威恩被于遐邇輙欲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爲中宗何如纂于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

夏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劍直斫纂中顙纂左右禽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纂僭即位謚紹爲隱王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晉書〉

呂纂少便弓馬好鷹犬苻堅時入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結公侯聲樂爲務太安元年堅亂西奔上邽轉至姑臧拜虎賁中郎將秦州刺史封太原公先是光欲立弘爲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既有憾于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摠攝內外威恩素著宜爲社稷計不可狥小節也輒欲遠追廢昌邑

之義以兄爲中宗何如纂從之于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衛將軍齊從守融明觀抽劍斫纂不中被禽 前涼錄

席下劍

北魏司馬楚之字德秀會劉裕誅夷司馬氏叔父宣明兄貞之並遇害楚之乃逃匿諸沙門中濟江至汝潁間楚之少有英氣

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宋武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賫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于席下以狀告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接物得士心皆此類也 晉書

劒捍齋文宣

北齊王紘字師羅太安人也善騎射愛文學性敏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讀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為下不亂元貞曰吾豈驕乎紘曰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之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為當左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以此言之右衽應是

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昇奇其早慧賜以名馬與和中文襄召爲庫直奉朝請文襄遇禍紘冒刃捍禦以忠節進爵平春縣男頗爲文宣所知【北史】

劒騐節

隋李遠字萬歲幼有龍局嘗與群兒爲戰鬭戲指麾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

召使更戲群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陣意氣雄壯殆甚于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將帥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魏正光末天下鼎沸賊胡琮侵逼原州遠昆季率勵鄉人欲圖拒守而衆情煩有異同遠乃按劍喻以節義因曰有異同遠議者請斬之衆懼乃聽命相與盟歃深壁自守撫綏城陷其徒多被害惟遠兄弟並爲人所匿

得免遠乃使賢㒺迹和光潛身閒行入朝求援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亭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扶帝升殿授都督原州刺史

非史

許虞侯劍効

天寶中昌黎韓翃有詩名性頗落托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翃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豔絕一時喜談謔善

謳詠李生素重翃乃具饍請翃飲酒酣李
生日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
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以資三十萬佐
翃之費翃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翃之才兩
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
翃上第翃于是省家於淸池歲餘乏食鬻
妝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
柳氏以艶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

跡法雲寺亡何有蕃將沙吒利者初立功
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侯
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翃得從行至京師已
失柳氏所止歎想不已會淄青諸將合樂
酒樓使人請翃翃強應之然意色皆喪音
韻悽咽有虞侯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劍
言曰必有故願一效用翃不得已具以告
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

劍矣
佩雙鞬從一騎遝造沙吒利之第候其出
行里餘乃被衽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
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
視遂升堂出翃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逸
塵斷鬣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
座驚歎柳氏與翃執手涕泣相與罷酒廣初
志

唐施肩吾詩
一言感著熟銕心爲人劍

下偷青娥得非有感韓柳之事而賦邪

隸人捍劒

王義即裴度之隸人也度爲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之日度爲人所刺義捍刃而死度由是獲免乃自爲文以祭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二三焉

埋劒

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曰盼盼善歌舞雅

多風態尚書既殁彭城有張氏舊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嘗賦詩云北邙松柏鎖愁烟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劒履歌塵散紅袖香銷一十年白樂天嘗識之感舊游作二絶句首章云滿牕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卧牀燕子樓中霜月苦秋來只爲一人長末章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

書冡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
成灰盼盼得詩而泣怏怏旬日不食而卒

唐詩紀事

劍僕

柳仲塗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聲
婉而哀曉起詢之乃臨淮令之女令在任
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爲僕所持逼
其女爲室令度勢難免因許之女故哭柳

往見令詰之得其實怒曰顧假此僕一日爲予除害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果鹽梅等物俟夜闌呼僕人叱問曰脅主人女爲婦是汝耶耶奮匕首殺而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其食衛肉飲散亟行令追謝問僕安在柳曰適其食者乃其肉也